

钱眼识人

癫人慕容复

暑期档接近尾声,韩延执导的新片《空枪》极限定档,同时也带来一个关于财富、欲望膨胀的世纪传奇。与其说电影在致敬港片,倒不如说是韩延致敬自己一直没有续拍的《动物世界》,精神内核是高度一致的,片中出现的香港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城市,故事本质上还是架空、热血的赌徒传奇。

关于故事中的悍匪“万梓强”,对手亓宏刚最戳他的一句话就是,你是有多自卑?类似的意思也被梁家辉扮演的首富陈辉廷说过,我们做生意的理念不一样,不在一个世界里。万梓强的自卑不仅仅是个体,更代表着一个群体,在如何获取财富的道路上他们曾经遵循着劳动密集型的方式,从在农村里剥橘皮到在工地里卖苦力,哪怕个别别人走上歧途,本质上也是拿命换取生机,层级严密,不能跃升。在陈氏集团大厦里,尽管首富为了表现亲民会与职工一起搭乘,但他永远会留一道秘密的私人电梯。而自卑的万梓强就是要锤烂这道电梯完成“不可能的跃升”。但悲剧在于,他只看到了财富数字的增加并不

情人看剑

院线新片《空枪》时长160分钟,起初见有评论说是大而无当,不过纵观下来,片长与其创作野心堪称匹配,也是非如此不可。影片并非要为一代枭雄立传,却也呈现了一段清明上河图式的香江风情,其刚柔相济处、荡气回肠处、草蛇灰线处,一浪接一浪,倒又像是在为香港电影立传——没错,受香港电影滋养的这一代电影人来重拍世纪大盗、警匪交战,必然引经据典,恨不能把家学渊源和盘托出,他们致敬的当然不是“黑历史”,而是“来时路”。这其中交替浮现的符号、密码与意象,可说是细细密密,让人惊叹其剧作之缜密,无一处闲笔,光是片中屡次出现的《天龙八部》,就足够说道说道。

《天龙八部》在电影中至少出现了三次,一次比一次重要。朱一龙饰演的亡命匪徒万梓强,檀健次饰演的内地警察亓宏刚,虽然是兵与贼的对立关系,一开始却分别认领自己心中的英雄,一个爱段誉,一个爱乔峰,人物个性泾渭分明。后来万梓强去找押运炸药的司机,身后电视里正在播1997版《天龙八部》,这一幕成为某种接头暗号。临到片尾,逃亡路上,周华

花言峭语

在首映二十二年后,《杀死比尔:血色全传》(《Kill Bill: The Whole Bloody Affair》)在内地上映,对这种上映,简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字眼来描述,“重映”“复映”都不对,因为它就没有在内地正式上映过,“上映”似乎也不对,毕竟是二十二年前的电影了,但也只有它最直接。

也只有各种直接的说法,才能概括这部直接的电影。在流行“一句话要讲清剧情”的电影界,《杀死比尔》的剧情可能还要不了一句话,全部剧情只有两个字:复仇。女杀手发现自己怀孕,决心逃脱杀手组织和自己那身为杀手组织头目的情人,情人动用了杀手组织最顶尖的杀手,追杀到小镇上展开一场大屠杀。女杀手在医院昏迷几年后醒来,开始踏上复仇之路。那句宣告她决心的台词,影迷都能背诵:“当我到达目的地之后,我将杀死比尔。”

导演昆汀·塔伦蒂诺的运气很好——我不觉得是他高明或者他了不起,而是觉得他运气很好,他找到了一个“元故事”,或者说“根源故事”,就是像古希腊罗马神话、荷马史诗、各民族神话传说、格林童话,以及莎士比亚戏剧那样的故事,它们要讲述的就是人类最本质的欲望,最本质的情感:爱、恨、思念、嫉妒、贪婪、悔恨,以及最基本的行动:劳作、饮食、出走、流浪、回家、战争,甚至,直接描绘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成、住、坏、空。

“元故事”看起来是如此简单,但获得一个“元故事”却非常困难,不靠学习、训练、思考,当

会真正改变原生环境。亓宏刚说不该你来的地方不要来,我甚至觉得是一种略带微妙同情的告诫。吃菠萝油的人永远无法品尝寡淡白粥的清欢。而他所能采取最疯狂的复仇,就是将20亿赎金拿出一部分换成漫天飞舞的小费完成他理解的“履行公义”。茶餐厅林雪扮演的老板一针见血,他说自己腰不好了就不去捡了。尽管陈辉廷的脸色是真难看,但只要有人还愿意弯下腰捡钱,财富就允许“秘密电梯”一直存在,绝大多数人依然就是为斗升米卖命的普通人。更讽刺的是,抓住万梓强的快捷道也像是“秘密电梯”,是需要特别日子里退潮后露出的蟹道,审判近乎神迹。电影犀利的锋芒在这里,在电影中,当自卑从个体弥散到群体,就能理解它的癫狂。因为只有极度的自卑才能刺激极度的自负。

香江才子金庸的原著《天龙八部》出现过三次,一次是万梓强跟亓宏刚对话,前者喜欢段誉,因为凌波微步擅长避祸,后者喜欢乔峰,因为正派。二次是大排档电视机放的,第三次就是他哼唱《难念的经》。原著人物里,段誉是悍匪

那个会凌波微步的大盗

健演唱的主题曲《难念的经》响起,“天阔雨雪漫漫共谁同航,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”,故事的江湖气与宿命感破空而来,将人物团团包裹。

万梓强偏爱段誉,自有缘由。对于一个偷天大盗来说,段誉的“凌波微步”是他最是艳羡的绝技,能在千军万马中穿梭自如,进而逃出生天。如你所见,每当大难来临,他总能依靠直觉与狡黠,一次又一次如泥鳅般从众人眼皮底下溜走,他简直就是当代段誉。“凌波微步”可说是盗贼游走于社会边缘的防御本能,堪称他们赖以生存的保命符,在电影中已被直接点明,万梓强相信自己每回都能安全脱身,“我会一直赢”。不过,电影里还有一处没有明说的隐喻,也即是段誉的另一项绝学“六脉神剑”。近日路演时,朱一龙分享他对“空枪”的一种理解:万梓强这个人本身就是一把空枪,他把自己伪装成枪来震慑别人,其实内里空空如也。原来如此,那把空枪又像极了段誉的“六脉神剑”,周身似有无形剑气,不过时灵时不灵,说到底只是一场虚妄幻觉。

一个复杂故事背后的简单模型

然这些行动也多少有点用处,而是靠运气,尤其是在人类的“元故事”像矿藏一样,已经被再三挖掘的情况下。从德国的冯·哈恩到美国的约瑟夫·坎贝尔,他们对这些有效的故事模型一再分析、总结,从“放逐和返回”到“英雄的诞生”,直到“千面英雄”和“英雄之旅”,这种故事的要素和构成方法,已经被分析得异常彻底。但,获得一个“元故事”,依然非常困难,即便创作者已经勘透这些故事理论,用得得心应手,但真要得到一个这样的故事,靠的还是运气,它要直达人类最隐秘的叙事模式,碰触最原始的心理类型,没有一点犹豫,也没有一点不自信。

昆汀·塔伦蒂诺的运气的确非常好,他从邵氏老电影、《修罗雪姬》等等老电影里,找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故事,他嗅到了这个故事里能有效触及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部分,对这个简单粗暴的故事有信心,接下来就是展示厨师手艺的时候了,他从邵氏老电影、美国和意大利的西部片、日本复仇电影、日本卡通片,以及各种B级片、录像带电影和通俗小说漫画借兵,动用了这些类型的作品里最有效、最富刺激性的元素,把它们融汇在一起,这还不够,真正把这些东西无缝缝合在一起的,其实是埃尼奥·莫里康内的音乐,我甚至怀疑,他最初的灵感,其实不是来自于电影,而是来自于音乐,《杀死比尔》其实是一部音乐电影,是凭借埃尼奥·莫里康内为电影写的那些音乐滋生出来的,它最核心的,也是最初的启动装置,是那些音乐的节奏、气氛和意

理想型的自我,出身高贵,顺极了。我倒是觉得他更像是慕容复,被狂野梦想驱使而行癫,甚至他对空姐妻子的态度,都有点像慕容复对表妹王语嫣,最终众叛亲离。武侠小说的结尾,王语嫣戚戚然望着被虚妄大梦搅乱神志的表哥慕容复,并没有发声安慰,而是默默退下,随着段誉离开,亦如空姐的选择。这也是原著小说中令人唏嘘的名场面,情爱几何,终不敌时运换了码头。

记得在前段时间的百花奖上,演员马丽赞过梁家辉优雅递亲手帕,这位叫TONNY的老男人的确是逝去世界留下的“手帕”,在癫狂中稳住了阵脚,以慢制癫。电影中,世界展示了它癫狂的一面。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选择,跟着癫,上天一睹婆娑还是退缩,回到首富石英表规定的动线上,所得有限,但有幻梦催眠,你怎么选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有了《天龙八部》的这些武侠元素,警匪故事也就在类型片的惯常叙事上,多了些古今映照的浪漫色彩。“总有一天,我一定快你一步!”这是亓宏刚的最大心愿,只是要赶超那个会“凌波微步”的大盗,何其难矣。《空枪》的高明之处,更在于设计了一场真正的“凌波微步”:那是在落潮退水时,海中现出一条路,亓宏刚带领警车分开水路,终于抄近路追上万梓强。原来真正的“凌波微步”,靠的不仅是个人身法的灵动腾挪,更得顺应天地运势的潮起潮落。

“凌波微步”也好,“六脉神剑”也罢,回望武侠世界里的江湖快意,对照《难念的经》里所言的“笑你我枉花光心计,爱竞逐镜花那美丽”,《空枪》那些人物所处的情境也使幽微复杂起来,无论他们的招式、姿态、风格有多煞有介事,也敌不过时代浪潮的涤荡与翻覆。万梓强的故事让人恨又让人叹,才可称之为传奇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味。音乐才是最接近“元故事”的创作推动要素。在此基础上,那些画面,那些迷影要素才追上来,填充出了这个电影。

出现在《杀死比尔》里的其它音乐,看起来斑驳混杂,各种老歌翻唱,老曲新编,但都保持了高度一致,那种莫里康内的荒原音乐一样的深邃孤寂、凄凉虚无,不论是马尔科姆·麦克拉伦翻唱的《About He》,还是《Bang Bang(My Baby Shot Me Down)》,或者梶芽衣子在《修罗雪姬》里的歌,乃至来自詹姆斯·拉斯特的《The Lonely Shepherd》,它们里面的特质都被抽取出来,并得到了重塑,成为这个故事牢不可破的一部分。

故事怎么来的,很重要,也很不重要,因为模仿他的手段进行创作的,没有多少成功的,这也再次证明了,这是一件和运气有关的事。他没有辜负他的运气,给出了一个时间性明确,却又没有时间性的永恒故事,故事里有荒原、都市、血红的天空,复仇的女人,杀手们的小传,但在这些障眼法的后面,它要讲的是爱,比死更强烈的爱。杀戮不是杀戮,死亡不是死亡,而是一桩爱情事故各个环节的隐喻。而看电影的人,个个要有火眼金睛,能识破这些被伪装被扭曲的故事背后,那个最原始,最基本的故事,爱,恨,生或者死。

韩松落
作家

早闻狄声

播客对谈,讲得清一个人吗?

最近两年,名人对谈以视频播客的形式再次火爆出圈。动辄几个小时的对话,金句频出,任意切片都可能引爆短视频平台;而部分名人上播客的频率之高,甚至引发“对谈过剩”的争议。

必须承认,视频播客提供了一个其他媒介很难触达的观察视角:连续几个小时的对话,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?无论出自真心或是带着表演,受访者最终所呈现出的,是否就是想要被别人看到的样子?

向佐无疑是最先打了翻身仗的人。在与易立竞的对谈里,他表达清晰,毫不避讳地谈自己身上的标签,说“全网黑”好过于无人问津,也坦然承认自己在家庭中微妙的、不被认同的处境。不难看出,大众之所以对他共情,很大程度上是在共情痛苦:即便烈火烹油,即便张牙舞爪,他与大多数人共享同一种痛苦——天赋有限、寻求肯定而不得,上不去也下不来。

蓝盈莹与易立竞的对谈,则是另一个极端的样本。她逻辑缜密、滴水不漏,每一次回答都标准、得体、向上,哪怕被当面追问食言离开艺人,她也能微微一笑承认“我忘记了”。或许是由于自我保护,她全盘接纳一套竞争至上、情绪克制的成功学逻辑,承认痛苦存在,却始终不展露困惑与遗憾。可她的回答越是完美,弹幕越是苛刻;她越是自洽,大众越是疏远。网友抵触的,恰恰是看不见具体的她。完美,断绝了共情的可能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鲁豫与陈岚。鲁豫带着鲜明的预设开始对话,期待见证“向太”蜕变为“陈岚”的故事;对方也确实配合讲述幕后操持的经历、近年选择自我表达的考量。但回过头复盘,你看到的依然是一个不遗余力赞许丈夫、推崇婚姻智慧、坚持要做“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”的“向太”。尤其是谈到徐克与施南生的关系,鲁豫与陈岚内里的价值观壁垒鲜明:一个为女方的隐忍“气到胃疼”,一个坚持女方的成全是“还要合作”,两代人对婚姻理解的冲突,充满张力。

那么,他们抵达了自己想要被呈现的样子了吗?向佐、蓝盈莹和陈岚似乎做到了。但还有更多的受访者卡在中间:以为自己在塑造丰满的自我,观众却只记住了某一个侧脸。更残酷的是,长时间的对话未必能校正偏见,反而给偏见提供了更多取材的可能。你倾吐万千心绪,旁观者仍只取走自己想要的那一份。大众或许依然愿意为“深度”保留耐心,只是这份耐心,需要被一个足够具体的灵魂来兑现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播客对谈当然讲不清一个人。但我们还愿意追下去,或许是因为多多少少意识到自身潜藏的偏见,依然渴望打破那种支离破碎的观看习惯。

李原狄
媒体人